藝術展現大公報文化抗戰史詩
原創八幕話劇《筆長城——一張報紙的抗戰》

編劇：朱海 編劇助理：趙丹 張俊蓬

第六幕：密蘇里獲獎 我們都是種稻人 香港：第四次閉館

△舞台一側，走出香港民間藝人在維港演唱。

△地水南音《孤島殤》。涼風有信，冬月無邊。苦守十八日，一夜變了天。米字旗換成青天白日滿地紅。獅子山下被迫淪陷。嘆孤島，孤島殤，殤流年。天堂不再，地獄現。繁華國際港，變成難民監。狂妄日軍誤計劃，翁迫人，孤島殤，孤島殤，殤命懸。

△暮間曲中，二道幕上投影出美國密蘇里學院1941年授予《大公報》密蘇里新聞獎頒獎詞。

△二道幕起，景轉重慶。1941年5月15日《大公報》獲密蘇里新聞獎慶功會現場。集結了中國新聞學會和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眾人……

沃特，威廉（密大新聞學院的創始人）：（大公報）自創刊以來，始終堅持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，雖屢受困難挫折，仍能增其威望。在中國遭遇國內外敵重局勢之長時期中，《大公報》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，始終充實而精粹，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至巨。故此，特將1941年年度大獎授予《大公報》！

△眾人掌聲中，張季鸞肩膀弱之身上台領獎……張季鸞一轉身，一臉定格，周遭場景消失……舞台上出現一片金色的稻田……

△張季鸞走進稻田，走走停停，複述代表《大公報》領獎的演說——

張季鸞：……本人近年雖在病中，仍時時研求國家民族最高利益所在，並準備假若有一天關於國家民族興亡問題與刑將甘受處分而發表之，同時認定以發表為有利於國家，同時亦準備與社會空氣衝突而不惜犧牲銷路，甚至自毀報之基礎也。此種準備失敗之精神，本人認為重要，故敢貢獻於同業青年，以為參考。

△曹谷冰在稻田上提放茶菜、點心和茶盅。

△從這一刻起，張季鸞進入了人生的回憶——

△稻田回憶：1936年8月他與范長江的對話。

范長江：去哪兒？那邊嗎？

張季鸞：去過。

范長江：是的。

張季鸞：去哪兒？那邊嗎？

范長江：是的。

張季鸞：談不定要走嗎？

范長江：是的。

張季鸞：去哪兒？那邊嗎？

范長江：有。那是一片廣袤的敵後戰場，集結着中國三分之二的人口。我想起了當年從西安到延安的800公里穿越，那是我對毛澤東和共產黨認識的轉變。從那天起，我就期待着今天……

張季鸞：告訴你真實的想法，你認同「國家至上、民族至上、軍事第一、勝利第一」的原則嗎？

范長江：我追隨（論持久戰）的觀點，戰爭的偉力來自於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。我願意有生之年為他們鼓與呼。若抗戰最終勝利，這勝利一定屬於四萬萬人民，而不是某個政權。

張季鸞：你難開，跟紐連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有關係吧？

范長江：是的。我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。

張季鸞：好，我接受你的請辭。現在我們兩清了，能不能問一句，什麼時候入的黨？

范長江：目前還沒有，但離開《大公報》很快會有。

張季鸞：為什麼？

范長江：因為怕影響你的「不黨」。

張季鸞（一端起茶杯）：就為你這句話，咱們以茶代酒，乾一杯！

△張季鸞與范長江碰杯，兩人惺惺相惜，敵慎大笑。

△時時。

△曹谷冰在稻田上提放茶菜、點心和茶盅。

△稻田回憶二：1941年中條山戰役報道風波與孟秋江的對話。

孟秋江（一手舉稿件，跪在稻田裏嚎啕大哭）：東方的馬奇諾防線，就這樣被擊垮了！3萬5千國軍被俘，10萬人傷亡，6位將領壯烈殉國！而日軍傷亡人數不到3000人！中條山戰役，抗戰史上最大的恥辱！緩緩起身，悲憤難抑）也許未來的歷史會掩蓋這一頁，但是明眼人看就知道，一月，皖南事變爆發，三月，政府軍方面宣布新四軍為「叛徒」取消番號，五月，中條山戰役爆發：蔣介石的精力都放在削弱八路軍、剿滅新四軍身上，日寇趁虛而入，中條山戰役國軍怎能不大敗！（走到張季鸞身旁）可是我們呢？面對這場大敗，我們在說什麼？

張季鸞：《大公報》在說什麼？

△稻田回憶三：1941年8月19日與王芸生的對話。

《我們在割稻子》。

張季鸞：早稻已熟！農村正忙收割。我們曾問過一個市民：「下雨好嗎？」他連連回答：「要不得！要不得！我們在割稻子！」這匆促之間的答覆，真是理智極了。也是正確極了。我們的農人，在萬里田疇間，割了了黃金之稻！

王芸生：在這一段空襲期間，東京各報大肆宣傳，以為是了不起的戰績。然事實證明，敵機儘管賣大力氣，也只能威脅我少數城市，並不能奈何我廣大農村……

張季鸞：這廣大區域的早稻收穫，敵機能奈之何？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天氣晴朗，敵機儘管來吧，請你來看我們割稻子！

王芸生：敵機三年轟炸，人們既不曾因空襲停止呼吸，而許多工業照樣在防空洞中從事生產。就拿本報的情形來說，在我們的防空洞內，編輯照常揮筆，工友照常排版，機器照樣印報，我們何嘗少賣了一份報？

張季鸞：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！我們還是在割稻子，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。食足，兵也足；有了糧食，就能戰鬥，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。

△孟秋江（一手舉稿件，跪在稻田裏嚎啕大哭）：東方的馬奇諾防線，就這樣被擊垮了！3萬5千國軍被俘，10萬人傷亡，6位將領壯烈殉國！而日軍傷亡人數不到3000人！中條山戰役，抗戰史上最大的恥辱！悲憤難抑）也許未來的歷史會掩蓋這一頁，但是明眼人看就知道，一月，皖南事變爆發，三月，政府軍方面宣布新四軍為「叛徒」取消番號，五月，中條山戰役爆發：蔣介石的精力都放在削弱八路軍、剿滅新四軍身上，日寇趁虛而入，中條山戰役國軍怎能不大敗！（走到張季鸞身旁）可是我們呢？面對這場大敗，我們在說什麼？

張季鸞：我讓王芸生寫了一篇社評，題目是《為雪前恥》。其中直接點明了八路軍面對國軍苦戰而不肯增援。沒想到，社評引來了周恩來的一封信。他用事實駁斥了《大公報》的觀點。還說「敵所欲者我所欲者我為之」……提醒我不要上日本人挑撥離間的當。第二天，我卻把他的信登在《大公報》上，引起不必要的軒然大波，周公一定是誤會我了……我自責若由自取，總想有時間跟他當面解釋清楚，可直到如今仍未遂願……

△孟秋江舉起茶杯敬張季鸞。

孟秋江：我去秋江願隨周公而去，在此辭行。

張季鸞：也好，我尊重你的選擇……代向周公問好……

△稻田回憶三：1941年8月19日與王芸生的對話。

《我們在割稻子》。

張季鸞：早稻已熟！農村正忙收割。我們曾問過一個市民：「下雨好嗎？」他連連回答：「要不得！要不得！我們在割稻子！」這匆促之間的答覆，真是理智極了。也是正確極了。我們的農人，在萬里田疇間，割了了黃金之稻！

王芸生：在這一段空襲期間，東京各報大肆宣傳，以為是了不起的戰績。然事實證明，敵機儘管賣大力氣，也只能威脅我少數城市，並不能奈何我廣大農村……

張季鸞：這廣大區域的早稻收穫，敵機能奈之何？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天氣晴朗，敵機儘管來吧，請你來看我們割稻子！

王芸生：敵機三年轟炸，人們既不曾因空襲停止呼吸，而許多工業照樣在防空洞中從事生產。就拿本報的情形來說，在我們的防空洞內，編輯照常揮筆，工友照常排版，機器照樣印報，我們何嘗少賣了一份報？

張季鸞：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！我們還是在割稻子，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。食足，兵也足；有了糧食，就能戰鬥，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。

△張季鸞說着說着，筋疲力盡地仰卧在稻田裏，合目養神。

張季鸞：（喃喃自語）我只想做個種稻子的人……

王芸生：張先生，我們都是種稻子的人……

△張季鸞試圖將其站起，環顧稻田，感慨萬千。

張季鸞：報紙是搬給人看的，也是留給歷史看的。白紙黑字間所寫的零零總總就像篩子淘米一樣，終將會流失……但是，當哪一天我們的後人若要從報紙中尋找我們一代人的印跡，我們拿什麼樣的白紙黑字給他們看？他們為我們哭還是笑呢？為我們鼓舞還是傷悲呢？為我們奉上一個祭奠舊聞性且永遠不熄的新聞火炬呢……來，把明天《大公報》的清樣給我……怎麼這麼累……稻田太大，我走不動了，我想在稻田裏躺一會兒……晚飯前別叫醒我……

△胡政之疾上，向張季鸞的道光道去。直到追光暗，消失在舞台。

胡政之：季鸞兄，你一直秉持「不黨」的原則，可「不黨」的人並不是沒有信仰的人，你一介布衣，兩袖清風，畢生理想就是辦一張值得國民信賴的國文大報，可惜生於亂世，內戰不斷，外患不絕，你能你靠誰？誰把公正的天平給予我們……不被利用，不被欺騙，不被利益所誘惑……現在回想起來，人露多大臉，就要擔多大險，你這一生，始終處在懸崖之上，腳踩鋼絲，稍有不慎便會跌落萬人唾棄的深淵……「慎獨」，就成了你自我保護的最後盔甲……表面上風風光光，不怕窮，不怕屈辱的出路，為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找到充滿希望的活路。你想讓大家有尊嚴地活着，你便活成了中國文人的尊嚴：你想幫大家找到信仰的方向，你便用盡一生，活出了究竟什麼樣的人才能與信仰為伍，煥發出崇高的精神之光……大公一生大公！毛澤東評價你是，「堅持團結抗戰，功在國家」。周恩來評價你是，「文筆巨擘，報界宗師」。而我想對你說，你是我胡政之的恩人，你是《大公報》的貴人，你是帶領新聞抗戰的主帥啊，大寫的中國人！

△主題音樂響起。

稻子的人死了！

△統大個跑過稻田，高喊：那個種稻子的人死了！

△四個妞娘帶着孩子跑過稻田，高喊：那個種稻子的人死了！

△請青群甲乙丙丁高喊着：那個種稻子的人死了！

稻子的人！

△《大公報》同人集體耕台出，齊聲：我們都是種稻子的人！

△德田與美子從兩地上，目睹《大公報》同人的反應，歇斯底里地狂喊——

德田：看，還有誰敢種稻子！

《大公報》同人：我們都是種稻子的人！

德田：我要你們種櫻花！

美子：（冷冷地）櫻花不等飾來人。

《大公報》同人：哈哈哈哈哈……我們都是種稻子的人！

△隨着《大公報》同人的笑聲，二道幕下。

△二道幕上，投影出從1941年12月7日開始的《大公報》連續報道風波——

日軍突襲珍珠港——太平洋戰爭爆發

美國政府對日宣戰

美、中、蘇第21國建立起同盟國陣營，與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宣戰！

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！

香港告危——遭日本陸海空軍圍攻——九龍淪陷……

△二道幕起，景現香港舞使臣道宿舍。

△宿舍門口，新貼上的一張巨大的通緝令，印着放大的胡政之的照片，正是德田剛剛發出的。

△胡政之衝着雷劈，壓低禮帽，手拄支柄，傲然一副英式貴族派頭，就站在通緝令前。身邊，三兩宣撫會的特務緊圍着他，盯着他的每一個舉動……其中，一個人上前盤問，激怒了胡政之，只見他揮舞文明棍，一頓流利的洋文輸出。特務們被他的氣勢鎮住，悻悻離去……胡政之轉身撕下通緝令，掖出實料的長款風衣裏……

△胡政之轉身進宿舍。你鑄成等人正焦急地等他。

胡政之：看來，日本人是抓不住老胡了。（掏出通緝令往桌上一擺）看看，貼到家門口的通緝令，用的還是我在帝大的畢業照。

△眾人先笑後驚。見徐鑄成為自己擔心，胡政之轉身抄起XO倒酒，分別遞給徐鑄成等香港同人。

胡政之：來，先喝一杯酒，壓壓驚……繼續斟酒）終於等到這一天！中國人不再孤戰了！乾了它！

△胡政之手舞足蹈，興奮得唱起《我正在城樓觀山景》……突然，宿舍被炮彈擊中，炮彈分別落在樓下和二樓，還有一枚落在四樓窗外沒爆炸，屋頂堅固沒被炸毀，但是僅僅剩下屋頂……

△片刻，沾滿灰塵的胡政之、徐鑄成等人從坍塌的房板中狼狽爬出……胡政之望着各自的窘樣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胡政之：跟隨我們轟轟大半個中國的炸藥包，終於炸了。（仰頭望天）季鸞，聽到了嗎，日本人的炸彈，終於在頭頂上炸了！

△徐鑄成看着只剩下房樑、四周空蕩蕩的宿舍，盯着胡政之。

徐鑄成：（不解）宿舍都炸毀了，你還笑得出來？

△其實胡政之心裏比誰都難過，稍頃，走到一邊，抱着腦袋背朝着同人們蹲下……這時，李純青急上。

李純青：胡總，你怎麼還沒走，你上了德田的通緝令，滿大街在抓你！

胡政之：現在可以說了，德田找了我三次，讓我恢復港版。炸了我的家，還讓我辦報，虧他想得出！

徐鑄成：硬打着也不是辦法，咱得盡快離開香港。你身上有負着《大公報》的全部啊。

胡政之：好，現在就找人！電話在哪兒——

（幾人在廢墟中翻找電話）

李純青：（扒出電話，放在耳邊聽一下）天無絕人之路，還有信號！

△胡政之接過電話，站在廢墟上，抱着電話機不停撥號碼……撥了一個又一個，最後氣餒地把電話扔下。

胡政之：該打的都打了，能找的都找了……不是推脫，就是不接……看來香港不是我胡政之的保險箱啊。（一屁股坐在廢墟上，感慨地）時至今日才懂得季鸞兄當時的勸阻是對的，我光圖了一個國際智轄區的優勢，怎麼想日本人都不會向大英帝國治下的香港挑戰，更不要說開戰。而且，在我心目中堅如磐石的日不落帝國，竟然只守了十八天，就落到五大洋的英軍，那麼多西方人，自由的殖民地制度，怎麼一夜之間都不見了。鑄成，我們是不是太幼稚了？是不是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？

徐鑄成：凡事靠自己最安全。

胡政之：看來香港淪陷前，我把蕭乾送到倫敦，對英役、士兵給養等等問題，能做更無情的斥責，對兵役、士兵給養等等問題，能做更直白的建議，雖然文辭嚴密，也許會炒國家略多補益……我們抗戰七年餘，在國際上已建立崇高地位，被人尊為「四強」之一，假使這樣重要的後方基地，還保衛不住，我們還有什麼顏面見人？在即將開幕的三國會議席上，我們有什麼可以自解？

△《敘舊》作曲陸華柏（原唱1937年版）。

△收光，二道幕下。

△第七幕結束。

（敬告讀者）

當茲世界大局一片光明之際，我們還抵抗不住敵寇的進攻，甚至如桂柳那樣重要的後方，還不得不疏散，不得不做焦土的準備，這樣的局面，絕非一朝一夕所致，而政治的原因更多在於軍事……我們站在宣傳與論的崗位上，假使在過去能對貪污做更無情的斥責，對兵役、士兵給養等等問題，能做更直白的建議，雖然文辭嚴密，也許會炒國家略多補益……我們抗戰七年餘，在國際上已建立崇高地位，被人尊為「四強」之一，假使這樣重要的後方基地，還保衛不住，我們還有什麼顏面見人？在即將開幕的三國會議席上，我們有什麼可以自解？

△《敘舊》作曲陸華柏（原唱1937年版）。

△收光，二道幕下。

△第七幕結束。

第七幕：西方戰場的東方之聲 中國遠征軍對話 桂林：第五次閉館

△舞台一側，廣西藝人踩着竹筏出。

△桂林漁鼓《漁江恨》。

七星岩下漁歌響

灘江兩岸行舟忙

一紙「大公」鎮西南

香港重慶遙相望

國仇家恨連城訣

赤子丹心鑄銅牆

三足鼎立發能音

聲震東西主戰場

△暮間曲中，二道幕上投影出相關照片和字幕——

《紐約時報》——緬北滇西反攻勝利——從側翼牽制了太平洋戰區，可鞏固印度，完全打破了軸心國會師遠東之企圖。

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在緬北、滇西反攻中，收復緬北大小城鎮數50餘座，收復滇西失地8.3萬平方公里，共殲滅日軍4.9萬餘人。打通了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——滇緬公路，極大地配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大反攻。

美國《皇冠》雜誌——1944年11月號：滇西緬北反攻的勝利，再一次表現了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，向全世界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……為提高中國國際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1943至1944年兩年間，由「駝峰航線」空運到中國的援華物資只有25萬噸，平均每月1萬餘噸，滇緬、中印公路貫通後，僅7個月就輸入戰略物資50萬噸，平均每月7萬餘噸……

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約瑟夫，史迪威指出：緬北滇西戰役是中國歷史上對第一流敵人的第一次持久戰。

△二道幕起，景轉桂林，七星岩前。

楊剛：（面對西南勝大的學生）同學們，一個嶄新的世界正在出現，漫長的雨季快要停止了……走完這一段泥濘的道路，勝利就不遠了……有誰能使陽光不鋪滿草地，誰能使江流不入海洋？我們緊念，我們啟程，我們要用手中的筆，去描寫身邊的東南亞戰場，遙遠的歐洲戰場……用我們的良知和正義，橫掃筆部隊的謊言，擊潰那些用文化殘害青春心靈的劊子手！

△畫外傳來熱烈的掌聲。

△景轉緬北戰場。8德潤上。

△字幕：《大公報》中國遠征軍隨軍記者8德潤。

小呂：趕上了月雨季，地上積着齊腰胸的泥沙，我們的士兵和馬匹常常陷死在泥裏，舉步維艱。但是，士兵們的鬥志卻很高，讓我看到了許多在國內戰鬥中看不到的氣象……我第一次搭乘B-25的轟炸機飛抵緬北戰場。這次是背着《大公報》上戰場的，因為報紙是飛行員了解外面消息的唯一渠道。馬上，我就要跟着中國遠征軍進入野人山了，那裏有蚊蟲、毒蛇、瘴氣，每一擊都是致命的創傷……

△景轉滇緬公路旁。黃仁宇上。

△字幕：《大公報》通訊員，中國遠征軍某師部參謀黃仁宇。

黃仁宇：20日午後，天氣燥熱，氣壓很低，一片片烏雲在枝葉空隙裏飛過去。公路上特別有一種除鬱沉悶之感，久經戰場的戰士知道這是慘烈戰鬥的徵兆。但是，雖然如此，戰士們的心情依舊是輕鬆的。公路左側的蘆草一動，可以聽到上等兵李明和的低聲自語：「他媽的，又是他媽的乾螞蝗……」已經不是第一次看見螞蝗的蠶張了，一條肥珠珠的乾螞蝗，肚子裏脹飽了血。李明和愈是用手亂扒拉，螞蟻把頭尾的吸盤叮得愈緊。就算把他打到地上，用美軍的皮靴往死裏踩，哪怕身子斷了，他都死不了，真頑人……

△景回桂林。楊剛與蕭乾隔空對話。

楊剛：蕭乾老弟，收到你的問候有種說不出的喜悅。我在桂林接替你繼續編輯《大公報》的文藝版，與你在的時候不同，許多延安的作家都在給我們寫稿……我已把這些報紙收集在一起，近期會寄給你……

△楊剛身後的大屏幕上，同步出現地主持下的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，一組來自延安和各解放區作家的作品……周揚，何其芳，沙汀，蕭三，舒群，陳荒煤，蕭軍，丁玲，艾青，柯仲平，胥敬之，田間，周立波，馬加，劉白羽，華山，西虹，草明，秦兆陽，康濯等。

楊剛：你在倫敦還好嗎？那裏該是入冬了吧……有什麼好玩的事，說來聽聽……

△景轉倫敦，1945年國際作家筆會現場，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正聆聽着蕭乾的演講——《龍鬚與藍圖》。（背景大屏幕作沙畫配合）

蕭乾：……什麼是中國？中國在你們心目中是什麼形象？請允許我借助你們熟悉的課堂，講一個大家都聽得懂的故事。

在19世紀初期，中國這個新生被迫進入這個課堂。他留着長長的辮子，指甲有四寸之長，齷齪而又倨傲，拙笨而又不自在。在此之前，他本來在高山、大海和長城的阻隔下，逍遙於這課堂之外。

如今，既然進了這課堂，他就得取得文憑——我指的是民族的生存，否則就得滅亡。儘管這個新生年歲比誰都老，又受過經書的訓導，可他來得遲，於是，這個禪他的鼻子，那個拽他的辮子。那他還不在乎。可有個傢伙，要活活地把他拍死。那個學生的名字大家不難猜出，就是日本。他從未料到這個小傢伙以為害到這地步。這使他大為震驚。他在老師面前，簡直狼狽不堪。

△《大公報》請者群出。

讀者甲：「你會幾何嗎？」老師問。

讀者乙：「不會，可是我能說出八十種不同的蘭花的名字。」

讀者丙：「你能畫機械圖嗎？能設計個排水道嗎？」

讀者丁：這回這個年紀大的學生想試它一下。他初次的試驗是什麼？他拿起的橡皮筆，刷刷幾筆畫出了在雲中出現的龍鬚。

讀者甲：老師氣得把筆奪了過來。「排水道是個有實際用途的東西。你得先研究的流量，然後考慮灌溉的需要。你這是瞎畫些什麼，你在做夢嗎？」

讀者乙：課堂裏大家都笑了。年紀大的學生咬咬嘴唇，把眼淚吞下去，氣得說了聲：「你們都滾蛋。」

讀者丙：老師又問他會什麼體育項目。足球？網球？還是板球？

讀者丁：「我會吹笛子，拉胡琴。」你看他的要好多麼高雅。只是那不能使他有資格領到文憑。

蕭乾：從那以後，同學們經常拿他開玩笑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還畫龍鬚嗎？他不認為幾何多麼高雅，可他一定得背個幾何。他夢中也會把熱水袋當作足球那比畫龍鬚更容易做到。大家發現這個年紀大的學生認真畫起監圖，練起足球了，就跑過來對他說：「當初你的龍鬚畫得多麼奇妙啊。而且，像你這樣文雅的人，去踢那粗魯的足球，未免太委屈了。你應當繼續穿你的長袍馬褂，留那漂亮的長指甲。」

「怎麼，辮子也剪掉了？」

那個懂禮貌的年紀大的學生只是朝他們苦笑，同時喃喃地說：「不必擔心我那龍鬚。那是我祖傳的，丟不了。可我先得拿到文憑，然後，我讓你們全來畫龍鬚呢——」

讀者群：「你們猜，他的同學能畫龍鬚嗎？」

△此時，蕭乾將寫有《大公報》辦事處的牌子掛在舞台一側。

蕭乾：（面對觀眾）你們猜對了嗎？

△蕭乾轉身看着意念中的桂林方向。

蕭乾：親愛的楊姐，今晨從美聯社得知，日本鬼子又發起了豫湘桂戰役，正好在你所住的城市，勝利在即，千萬注意安全……

△大屏幕投影出AI動態照片——大公報人與難民一道，成爬上罐頭車，或乘船，或徒步跋涉，最終撤入重慶，儘管歷盡艱辛……

△叶嘗一聲，一張《大公報》同人撤離桂林館的照片定格。

△胡政之畫外音，大公報桂林閉館的聲明。

△疊印《大公報》原版報紙截圖——1944年9月12日桂林版。

▲1941年《大公報》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「最佳新聞服務獎」，是迄今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。

◀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這是當時《大公報》香港版的報道。

▶1941年12月13日，香港《大公報》宣告停刊，同人冒險渡海，撤向桂林。

▲1948年，胡政之（前右一）與費彝民（前右二）、馬廷棟（前左一）、李俠文（二排左一）等，合攝於香港淺水灣。

大公報人物

人物簡介

李純青——

台籍《大公報》記者，中共黨員。著名日本問題專家，參與台灣受降儀式。

呂德潤——

《大公報》駐緬甸、印度特派記者，因報道中國遠征軍聞名，著有《遠征緬北》一書。

黃仁宇——

著名歷史學家。時為《大公報》特約通訊員，時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鄭洞國的上尉參謀。